

奶奶与虎头鞋

王守俊

奶奶从小心灵手巧，没有缝纫机的年代，简单的粗布经过她的飞针走线能缝制出做工和样式绝对时尚的衣服。尤其令十里八村乡亲称赞的是奶奶做的虎头鞋，不同布料、不同丝线的鞋子一溜摆开，颜色各异造型别致虎虎生威，简直是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奶奶有一个专门盛放布头、毛线以及针头线脑的梨木百宝箱，她视若珍宝从不允许别人翻动，是爷爷当年用房后果园里的一棵老梨树的木料亲手制作的。上面斑驳的年轮也许记载着爷爷儿时 在梨树下嬉戏的回忆吧！箱子里有奶奶隔三岔五从裁缝铺讨要来的大小不一的布头，还有别人家打毛衣毛裤剩下的毛线下

脚料，在她眼里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粗细不一的缝针和小巧别致的剪刀是专门找爷爷的老伙计手工打制的，为的是用起来得心应手。农闲时节或下雨阴天，奶奶便穿针引线神情专注地缝制虎头鞋，爷爷在一旁乐呵呵地打下手兼端茶倒水。很快，一双虎头鞋便大功告成了，鞋面上的小老虎跃跃欲试，带着几分淘气、几分威风，惟妙惟肖惹人喜爱。

奶奶做的虎头鞋既漂亮又耐穿，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有小孩的人家都会提前预约，孩子过满月当天由姥姥、姥爷带到女儿家亲手给外孙（女）穿上，引来大家一片啧啧称赞，羞煞了四邻的婆姨，馋坏了八舍的孩子，一时间向奶奶讨要虎头鞋的大人小孩络绎不绝。奶奶做的虎头鞋



只送人从不卖钱，对乡亲们给孩子摆满月酒时的盛情邀请她也总是谢绝，她说孩子喜欢踏踏实实走正路就好。奶奶缝制了多少双虎头鞋无法统计，全村6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穿过奶奶亲手缝制的虎头鞋，有的人家三代人穿过。走亲访友的时候，经常有不相识的淳朴老乡热情地招呼奶奶，“老婶子，俺打小穿过你缝的虎头鞋哩！”奶奶很

自豪，回到家便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爷爷张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老婆子，不简单啊！”

爷爷89岁那年无疾而终，奶奶一病不起，半年之后搂着梨木百宝箱追随爷爷而去。下葬那天，送行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奶奶的虎头鞋，一截一剪倾注着对孩子的涓涓深情，一针一线跳动着纯朴善良的音符，如今成为了绝唱！

孙师傅的修鞋摊

鲁从娟

去年夏天，路过新海阳街，不小心脚崴了一下，凉鞋带断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路人告诉我前面有一修鞋摊。趿拉着鞋子来到跟前，修鞋师傅笑呵呵地示意我坐在马扎上，开始为我修鞋。修完了，又让我把另一只凉鞋脱下来，仔细检查一番，欲断开的地方抹上胶水粘好，胶水凝固后让我穿上，只收了一元钱。

自此后，我便认识了这位细心的修鞋师傅。他姓孙，海阳郭城镇西楼村人，今年60岁。三年前，弟弟把他从老家接过来，以便照顾。孙师傅8岁时，一次感冒打青霉素差点失去生命，从此落下残疾，双腿行走困难。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便学起了修鞋，自食其力。孙师傅在新海阳北街租了一间楼下小棚住居，以便进出方便。他知足地说：“小棚冬暖夏凉，住着很舒适。”孙师傅的弟弟在一家饭店上班，弟媳也在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

但对孙师傅却照顾得非常周到。孙师傅说 he 是有福之人，侄子对他也视同亲生父母。

每次路过这里，看他 不忙时，就坐下和他聊会儿天。孙师傅整天笑呵呵的，一脸和善，人缘极好。冬天太冷，孙师傅的腿怕冻，没出来摆摊。年后天气转暖，孙师傅就出摊了。街坊四邻都回家把鞋子拿过来修，说攒了一冬天，就等孙师傅你出马了。出来买菜的老太太老爷子走累了，孙师傅这里算一站，鞋摊前有几个备用的马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和手里忙着活儿的孙师傅拉拉家常，打几句哈哈，带着满足离开。

孙师傅说，烟台人心眼真好，早晨弟弟上班早，不能帮他摆摊，可总有好心人帮忙，把装满修鞋家什的小车推到路边树底下。虽然离孙师傅住居的地方不过咫尺之遥，可对腿脚不便的孙师傅来说却寸步难行。打扫卫生的刘大姨每天帮忙把孙师傅的鞋摊安排妥当，再去忙活自己的活。孙师傅修鞋收费低，鞋子开了胶了不需修补的，

就用胶水粘好不收费，他说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就知足。鞋子修补完毕，往往不等孙师傅报价，顾客扔下几元钱就走。孙师傅心里明白，这些人都是在变着法子帮助自己呢！

孙师傅的鞋摊在新海阳街宽敞的人行道上，夏天这里绿树成荫，很凉爽。鞋摊前总是很热闹，常有老人拿着马扎来这里聊天。有位老大爷身体不太好，常常唉声叹气的，说不想给儿女增添负担了。孙师傅便开导说：“老哥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偷生，为人何不惜命。你看我走几步路都很吃力，可我还活得有滋有味呢！你多有福啊，儿孙成群，腿好好的，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看风景。”末了，孙师傅开玩笑地说：“我这里没有你可就不热闹喽。”逗得老爷子眉开眼笑的，提着马扎子，哼唱着《智取威虎山》，乐颠颠地回家了。

有一次，我问孙师傅，你就没有烦心事？孙师傅哈哈一笑：“身边有关心我的亲人、好心眼的左邻右舍、还有

那么多热心人，感觉自己很幸福。再说了，快乐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何不快乐地活着呢？”简单朴实的几句话足以让我羞愧俯首。孙师傅没有抱怨上天对自己的不公，乐观积极面对生活赐给他的一切，从不怨天尤人。在孙师傅身上，看到了一种心态平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不仅用快乐这缕阳光温暖自己，还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的石磨情



贺宝璇

我到离家较近的“老磨坊”卖粮店买点绿豆，进门后眼前一亮，两个圆石盘做成的能将粮食碾碎的石磨，将我带到了40多年前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牟平城南二里路的王贺庄村度过的，在我六七岁时，记得母亲、姐姐、嫂子们一到晚上就要到厢房

里，捧着磨棍推磨。石磨是圆的，在石磨上面有一个大圆孔，要推什么就将什么粮食堆在磨顶上，然后再将一部分放到大圆孔里，随着母亲、姐姐不停地走着，面粉顺着两个磨盘缝里流出来，中间休息时，母亲也不得闲，她要用箩将面粉箩出来，第一遍面粉叫头白面，留着来客人吃，第二遍是二麸面，是留着祖父母或者在

外地工作的哥哥、姐姐回家吃。母亲将面箩第二遍后，再将麦麸倒进磨眼里，这次磨出的面有点粗糙，略有点暗淡，无光泽，这一遍面才是我和母亲、姐姐们吃的。

母亲腿经常肿，我看她累得满头大汗，就求母亲：我也加入这推磨的行列吧。母亲看实在拗不过我，就叫我拉绳，就是在磨棍上钉了个钉子，加上一条粗绳子，另一头将绳子拦在我的腰上。母亲一说“开始”。我就起劲地往前拉，像个小毛驴似的。冬天有棉袄垫着肚子还好说，特别是夏天，绳子在肚子上深深地刻下了绳印。母亲不舍得我，用毛巾缠在绳子上，我才好受点。那时候我仅有6岁，长得又瘦又小，但是却坚持要干这拉磨的营生，为的是减轻母亲的负担，再者，小孩子干活儿一开始都有兴趣。

9岁那年，姐姐不知从哪里学来了好方法，一面推磨，一

面给我讲故事。记得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常听到样板戏，毛主席语录歌曲，推着磨也开始学唱给姐姐、母亲听。后来我又参加了牟小红学生文娱宣传队，我在磨道上学唱的歌、样板戏有了用武之地。一次演出后，14岁的我被借调到城关公社三秋会战指挥部帮助广播，真叫姐姐说到了，我捧着磨棍走着唱着的内容，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5年后，我考入高等学院到外地上学了，我三姐姐也因为二姐夫要随部队到巴基斯坦，照顾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名额到新疆工作了。我家的石磨没有人推了，母亲说：“只得换面了。”可是每逢春节回家过年，母亲总嫌买的面蒸的馍馍不白，我总要打趣地说：“要不，我再上磨拉上一圈？”

推石磨锻炼了我的意志，激励我在工作岗位 上绕过道道险阻……

儿时偷瓜记

刘学光

现在满街的西瓜摊上，滚圆的大西瓜水灵灵可爱，但我已经不是我童年时对它的渴望和喜爱了。每每看到它，就让我回忆起儿时偷瓜的往事。可见，在当时西瓜是多么让人垂爱有加、渴盼不及的。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的暑假，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四个小伙伴中午吃过午饭，就会到村西的大河去抓鱼摸虾洗河澡。有一天中午，天气忒热，火辣辣的毒日头把人要烤焦一般，我们撒欢一溜小跑，奔大河而去。当经过一个五六亩地的瓜田时，发现一个大西瓜硕大滚圆，就靠路边，几步之遥，就会唾手可得成为囊中之物，就能解解我们的馋瘾。可是瓜棚高高的像瞭望塔，看瓜人一转眼就会发现我们。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和其他三个小伙伴一商量，智取“西瓜王”。就这样，我来到瓜棚与看瓜人周旋。看瓜人是我本家的二大爷，是出了名的大公无私，外号“老认真”。但他对我挺喜欢的，经常给我讲故事听。我高兴地坐在瓜棚的草帘上，与看瓜的二大爷下军棋。我特意坐在能看到小伙伴偷瓜的位置，让二大爷背着他们的方向坐着。我边下棋边往偷瓜的方向瞅，见小伙伴们已经得手，抱着提前观察好的那个胖圆大西瓜蹑手蹑脚地往大河边那片茂密的槐树林走去，等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我就特意装着要方便的样子往大河边奔去，把看瓜的二大爷给甩了。

我们在小树林里，兴奋得一塌糊涂，大气不敢出，小声交流怎样消受这偷来的战利品。当我用一块带尖的石头把大西瓜一割，霎时间西瓜就崩开一条大缝。小伙伴大勇长得胖有力气，见他用手指一掰，西瓜就成两半，我用尖石割成小块，我们四个小伙伴一阵狂吃。一会儿，西瓜就全剩皮了，大勇还要再捧着瓜皮啃上几口。我们个个摸着撑得滚圆的小肚皮，喜笑颜开，开心满怀。小伙伴大鸣还直打饱嗝，好像西瓜已经吃到他脖颈一般。

我们来到大河里，河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河水不深，只没到我们腰间，不时有小鱼儿与我们亲近，我们在凉爽的河水里游来游去。小伙伴大飞还偶尔扎几个猛子，捞几个小蛤来展示他的游水技艺。大鸣和大勇还打着水仗，欢叫着、嬉笑着。顿时，水花四溅，我不时用手摸着被水花喷击的双眼，也用手不时打出一波水花还击着。我们欢腾在这清凉的河水中，神清气爽，快乐无比！一会儿工夫，我们就不觉着撑得慌了，但那西瓜的甜美还在心中荡漾，我们还都咂巴着嘴，意犹未尽。因那时是大集体时代，谁能捞着个西瓜吃呢？唉！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

多年后，二大爷跟我讲起小时候那次偷瓜的往事，还津津乐道。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要耍的鬼把戏，可是那天真的太热了，让你们吃个西瓜解解暑，别热坏了，同时过把馋瘾。哈哈！”我愣愣地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但是心里感觉暖暖的，感激的泪水不禁在眼眶里湿湿的、潮潮的。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